



皮介行

一．緣起：心性的自然根源

世界是個總體存在，但如何認識世界的存在，卻依賴於存在物的心性能力，不同的心性能力，會對世界產生不同的觸感．食感．冷熱感．色感．乾濕感……以及許多難以言說．難以指明的無感之感。世界的存有並非世界中生物所能跨越與否定的，但世界究竟何所是．何所能？究竟如何處理生物在世界的生存問題？究竟如何面對生物與世界萬物的關係？究竟如何認識生物生活其中的世界？卻是各該生物無可逃免的生活律令。百萬年．仍至於億萬年，無窮的歲月，無窮的生命代謝，以及無數的生活經歷，一點一滴刻蝕著生命，成就萬紫千紅的存有，這一種總體世界諸條件．諸力量，與生物的互動及創造，既成就了繁多的生命樣貌，也成就了繁多的心性能力，不同的身體結構與機能，固使他能生存於各該環境，而各生物生命內在的心性能力，卻才是真正推動及運轉其身體的基核要素。

就人類文明的創生而言，人生存於一個自然的天地萬物之間，卻通過他心性的想像．信仰．與人文創造，形構出一個超越一切，說明一切，成就一切的帝天．[道]，以此奠定人安身立命的價值與意義之源。盤古開天地，女媧補天的神話，就象徵人類在自然宇宙中創造了一個人文字宙，用以承載及導引一切人文創造。這種天地神人的故事，是人類文明的基源創造，他們啟示著人類脫離獸類的一個歷史開篇。盤古開天之後，繼之以三皇五帝，進行生活與人倫萬事的創造，堯舜禹則進一步形構中國的政治理則，有德者王天下以及親親為大的家天下。周公孔子則遠承遠古，總合多聖，開拓禮樂教化之道德慧命。以後人類創造力迸發，道術為天下裂，各種思想主義繁興日盛，更見精深細緻，但無論如何精細，各種主義都無法取代道．上帝的基源創造。當然文明有其流變，有彼此的交流與學習，但流變只能是文明大海的漸流漸變，不可能全盤變革，更不可能以當下的某某主義，取代文明的基源創造。

儒學的特質即在於對三皇五帝．堯舜禹湯等文明基源創造的繼承，故其不離天人相貫．內聖外王之道，而貫通此天與人．聖與王的基點，又不離自我身心性命之修證，日用常行之踐履。要說實證，身心性命之學最是必須實修實證的，但他是道德倫理與價值落實的實證，不是科學技術的實證，中國雖沒有發展出西方實證主義思想，但儒學同樣具有實證精神，只是他切入人間萬事的角度不同．目的不同，開啟出的文化樣式不同。清末中西對抗中，中國的落敗固然證明中華文明有所不足，但卻不能就推論出中華文明全面的落後與錯誤，但中國知識份子在痛切的激奮下，以情緒代思考竟生出全面否定中華文明，要求全盤西化的偏執心理，在此心態作用下，他們從言文中學取西方主義，用此批判一切，審定一切。當然向西方學習，大大的豐富了中華文明，然而這種學習又很容易使中國人易主為客，以西方思維模式為主，不容易理解中國身心性命之學，究竟何所是何所能？

二．心之浩大靈覺，才足以有深透的觀照。

趙汀陽教授有一篇文章：〈身與身外：儒家的一個未決問題〉，其中說到：（如果說孔子仍

然試圖兼顧倫理和政治的話，那麼，從孟子到新儒家以及現代新儒家的儒家道路則是很有疑問的一種偏向發展，它不僅試圖以倫理去解決政治和社會問題，還進一步試圖以心性去解決倫理基礎和根據問題。這是試圖以單薄基礎支撐龐大實體、以弱小力量克服強大問題的幻想。)

站在西學立場，對中國儒學進行這種判斷，當然也是有理據的。但問題是西學並不是唯一的真理，西學也不僅僅只是實證思維，各種實證主義下的理論想像，也未必就能根本解決政治社會問題。立足於實證思維，以居高臨下的立場看待儒學，許多觀點是不相應的。但現代中國人的實證心態已經先入為主，他們相信這是認識世界萬物的唯一合法方式，他們相信憑藉此一方式足以探明世界究竟真相。但沒有看到以實證理性為基地的思維之光，有許多照不到的地方，同時也會對事物形成光源光照的扭曲，實證理性工具對世界之照射，總會得出一個實證理性的自我映射，因為缺乏覺知微異。反觀自我的心性修為，他們就會以此映射為真實，用以估量及批判世界。在此情況下，他們對中國心性學不能同情與欠缺了解，也成了難以避免的宿命。

其實從孔孟以降到現代新儒家熊十力、牟宗三等人，都是高才博學的智者，豈會理性不足？豈會沒有實證能力？而他們畢生精力投注及其成就所在，卻以心性學為宗主，這就大有深刻意涵在，持守現代實證心態的人是不容易看出所以然來的。

就太極的思維觀點看，人的身體與其心性合和同在，難以分別指實。身體與其心性固是有別，但又是深度統貫互涉互入的。心性學通過內省內悟，對自我心性進行體證，再通過他人之言思云為，體證他人心性，同時通過經典以印證己心與聖賢心性之異同，以此展開對世界的判斷與言說。心性當然是個實存，但是這個實存是什麼？作用到底如何，力量有多大？基本上難以用觸覺視覺框定。立足於傳統文化的儒者，所以特重內省內覺，西方耶教所以重救贖，所以借禱告與告解以安心，就是因為心性是人慧命之源，也是人各種想像與創造的基點，人通過觀照、覺察、反省、戒持以成就此心，此心走向浩大而靈覺，才足以對人間事物進行更深更透的觀照。現代化理論思維所依賴的只是一種機械靜態方法與觀察角度，他們欠缺外在生活的深厚經驗，也欠缺內在身心的切實修證，其感通與覺知能力比較寡弱，離開其學得的理論，也就只能實施常識性觀照。常識性觀照離不開通俗的淺薄與勢利，理論觀照則遺忘心性靈動的存有，遺忘萬事萬物。生命生機生氣的多樣纏繞。公式性的論說論理，對固態物質很有力道，但涉入生命事物，涉入人間萬事，就很容易失真失準。片面僵化。

固然實證主義帶來科學技術的重大突破，現代人類離不開實證科學，但是僅以實證科學之觀點論定人間萬事，這顯然也是一種偏執。人類的心性特質與社會的複雜程度，總是機械實證所難以駕御的一種渾沌變異。抱著機械實證思維觀點的人，總會堅持自己觸識與眼識的個己偏好，輕率的否定心性作用，單單以觸識與眼識的實證方式處理人間問題。他們對人間事物的探索，不以事物本身為最高導向，卻以其偏愛的方法為真理，於是事物必須扭曲自己以湊合方法，而不是方法為存有讓路。在這種封閉循環的系統中，他們是自洽的，是身心愉悅而自傲的，問題是用此方式探索世界，雖然自以為非常實證，實際上卻是非常想像的。因為在實證之光無法照耀的地方，他們只能以想像代替之。

正如本文前段所言，天地固然創造人的身體，但也同時創造人的心靈，身體可見心靈卻不可見，知識份子之所以不同於一般人，就在於他特別能感知心靈，修證心靈，通過心靈感應世界及引導世界。身體的世界可以論其多少與大小，但心靈世界的大小與多少卻不能用身體的觸覺眼覺加以定位。所謂“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愛迪生雖是個一，馬克斯雖是個一，但

他們心靈展現的力量，卻可以影響千萬人，不是任何百個。萬個普通人可以比擬的。

人間政治和社會問題，是有權力．財物．制度…．諸要素，但用心性的觀點看，這些外事外物之所以是人間事物，就是因為它們進入人文圈或者是人文化成之創造，不可見的心性通過人文化成，綜合生理物理的能量形成人間的政治．經濟．社會諸秩序諸關係，這些外化的心性又通過歷史積累形成生活與創造的前設條件。萬年來禽獸社會類如當年，而人的社會文明已經整個變了樣子，其根本原因不是身體的差異，而主要是人與禽獸心性的差異，因此人類心性的能量，正是人類文明日新月異的秘訣所在。現代受西化框限的知識份子，以為觸眼之覺是了不起的大覺，遂忘記了人獸之別的根源要素，一味在身體上做文章打算盤，以為用心性談政治．社會．倫理問題，是以弱小力量克服強大的幻想。卻不知道人間的問題，就是人創造．積累與抉擇的問題，而心性的積習與抉擇尤為根本，一個人心性的扭轉與抉擇，會影響他的週遭；一群人．一個偉人的心性扭轉，卻可能影響整個社會；社會大多數人的心性扭轉，卻可以改變整個社會的相關問題，所以改變社會的基要力量在人心性之中，只有扭轉人心性的執著，才能改變人的行動，最終才能改變社會。人間的社會體制，固然有許多可以指可以指明的具體存有，但體制之所以如此不如彼，之所以能存續，其背後就是有相應的心性能量在支撐，所以討論人的心性問題，正是解決社會問題的基點，沒有心性的扭轉，只想用一些外在的命令與方案，達成改變社會的目標，經常只能緣木求魚，勞而無功罷了！

三．社會之核心是人，不是技術及其製造物

趙教授在同一文中還有這樣的論說：

（儒家試圖對現代社會做出回應，而這個處境是相當尷尬的，因為現代社會在根本原則上對傳統社會的否定，而且現代社會還是西方社會發展出來的一個模式，西方社會（即使是西方傳統社會）本來與儒家社會很有隔閡，因此，現代社會與儒家社會有著本質上的無法調和的差異。假如“儒家的現代化”意味著儒家準備按照現代社會的要求去進行修改，幾乎可以肯定，這等於是正在否定儒家，至少也會面目全非；又假如“儒家的現代化”指的是用儒家去“開出”或者“轉換”出儒家自己的現代化原則，那又是一項不可能的工程，因為儒家與現代性在本質上不相容；…．現代社會的出現相當於“天變”，那麼“道”就也要變，儒家要變成現代社會的“道”就不得不徹底洗面革心地否定自己，而不可能僅僅是有限改頭換面的“轉換”）

這段不是很好理解的話語，我讀之再三，不免落入感慨與沉思…。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經過西方話語的洗禮，學會了理論的想像與抽象，就以這種簡單的心眼，來解讀與框限中國五千年的心智成就，用無力而虛空的抽象語言，宰制中國淵深的心智與靈魂，他自己的語言多了，可是靈魂小了，不但靈魂小了，此靈魂還離了故土，飄在半空中，自以為高高在上的指點五千年聖賢之種種不是不當，卻只是自己主觀的想像罷了！

現代社會雖然污染比古代嚴重，但是日月星辰的運行．四季冷暖．風雨晴和．地球萬物的生長．也還在道的基本秩序上。現代人的現代病固然多了，但是吃喝睡坐．名利之需．心理與生理欲求，依然如往昔，也不過多了些汽車．電話．電腦．機械…。這些物件有能力在“根本原則上對傳統社會”形成否定嗎？人類社會之基石究竟是建立在天地人的本質常數上？抑或者只是建立在人的技術及其製造物上？天地人的常經常數未變，僅僅只是人的技術及其製造物變了，怎麼就是“天變”了？怎麼能說“現代社會與儒家社會有著本質上的無法調和的差異”！

在道的層次上要求“儒家現代化”，其實就是一種全盤西化，就是用西方低層次的現代化論說，“變中國之天”．“變中國之道”，將建立在現代技術及其物件上的所謂“現代化”[一個新潮變數]，當成人間最高的價值，最後的真理，反過來要求建立在天地人常數上的儒學，向這個[新潮變數]低頭，向[新潮變數]證明自己的正當合法性。而且還要“徹底洗面革心地否定自己”，這真是學術理則與人間是非的大顛倒．大混亂！

應該知道如果要論天文．星體與萬物，宇宙與星球重力場，總是首要的基石。你要論人類社會，人的生命．人的心性與欲求就是不能拋棄的基石，其他族群．國家．時代．生產技術．體制…的種種差異，就必須做為第二．第三．第四…序列的因變項目來論。怎麼可以任情高下，把建立在第一序列主變項，建立在人性基石上的儒學，拉到第三．第四…序列，拉到因應於時代與技術條件的〔現代性〕理論框架下審判，竟還要求儒學“洗面革心”！難道現代人就不必講求智慧．不要誠信．不需仁愛？現代性就可以不問道義．不問基要價值？

人類文明是一條長河，沒有源就不會有流，流固然滲入下游的雨水，但仍然是融合著源泉的同一江河。人類的天地四時沒有瓦解，中國人及中華文化都沒有根本斷裂與瓦解，根本不存在用當代文明否定古代文明，用西方現代性否定儒學的邏輯前提。

「人是價值追尋的動物」。儒學道德倫理的根源信念，在追尋“善”與“好”之何所是，公私義利的如何抉擇，這是生命與社會的核心要求。但是具體的‘善’與‘好’，卻有待每一時代，每一地區，每一個人的抉擇。這種抉擇有賴於一代代人的生活經驗，一代代人的思考，一代代人的創造與積累，這不是任何理論可以預先設定的。在儒學價值創造與意義追尋的體系中，他們追尋並詮釋什麼是價值？什麼有價值？何種價值具有優先性？他們追尋著人與天地，與親人朋友，與他人，與他自己的倫理關係與價值定位，並在此價值基礎上安立社會國家，安立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人間只有實現這種基要秩序的安立，才有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也才有人生活的問題與其他理論的創造，這在價值序列上是有先後．有本末．有分別的，不談這種分別，顛倒這個本末，只能形成一團漿糊的世界。

四．結語：回歸中國心．迎接中華文化的春天。

世界是真實存在的，世界也是個想像，每個人的經驗不同，性情不同，利害觀不同，每個人也就通過這些建構他的想像與世界，特別是許多現實背後的力與關係．逝去的遠古生活．許多事物都是看不到摸不著的，不通過想像如何論說呢？這也註定了實證之窮，實證大有助於人間，但卻不能總管人間，究竟如何運用實證？那些方法．那些事物．那些觀點．多大程度進行取捨變通？最後都不能不依賴於心的抉擇，但是實證信奉者，總是否認心的理論合法性，因此其論說中，只好以自欺了之，明明自己的心性抉擇與想像構造，涉入了理論建設，卻用理性與實證的虛說，掩蓋自己心性的主導力，結果是在場的不真實，真實的不在場，把自己與理論弄成一團迷糊。心性哲學的核心，首先承認自我之心性，必將涉入甚至主導自己一切的言思云為，因此在道問學之前必須尊德性，做學問之前必須先做人，必須先管制提升自己的心性，等到自我的心性達到一定的自控．自我覺察以及統整自我的能力後，再進行理論的建設及運用，才有其規矩繩墨之可尋。如若不然，西方現代方法學了很多，無形中被西方洗腦，失去了認識自己，認識中國的能力，只知道西方理論之孔眼，卻不識中華心靈之浩盪。這樣賣力的跟隨西方，恐對中華文化主體之挺立，不會有多少好處的。

文化是萬年．百萬年無數聖哲．無數人心性靈慧的凝聚，它浩大深遠而多層多方，借此以

支撐億萬人之總體生活與幸福追求。每一代人都受益於文化所施予的德惠，每一代人也繼續進行文化的修補與創造。文化是可見可知的日用萬事，文化也是難知的精神。心性與靈慧，任何人都生活在文化體系之中，任何人都能談談文化，但一般人受限於經驗。知識與洞識能力，難免拘執於生活世界中的好壞觀。利益觀。得失觀去評說文化之利弊。近百年受西方力量之衝擊，許多知識份子站在西學的理論視點上，評判中華文化之所是。所能及所失，雖然不是沒有參考價值，但其弊端則是明顯的。西方理論表尺受限於他們的社會及文化背景，受限於他的理論層級，事實上未必有能力衡量中華文化之是與非。但在西方優勢力量貫穿中，中國學人總習慣於用西方理論指導中國的是非，在這樣的學術動向中，中華文化精神日益沉淪，逐漸變得疏離陌生，最終逐漸遺忘，中華人對其文化的繼承力。創造力進一步弱化。白話運動捨棄了文言中積累的多種文化精神。簡體運動胡亂通假，更增加現代人讀古書的困難。文革對中國文化人與文物的消滅，又使中國喪失了無數物質與非物質財產。改革開放的經濟掛帥，到處大拆大建，把許多極具文化與精神價值的老屋拆毀，建設簡陋的，千城一面的現代居所。中國人就生活在這種簡陋的現代居所，養一種浮薄淺陋之氣，成一種浮薄淺陋之人…。言之深可痛惜！

我願在此痛切呼喚，回來吧，回歸中國心，回歸中國精神，建設中國人自己的夢！我們當然需要學習，但學習為了成中華之大與美，不是為了忘記自己。迷失自己！中國的內在超越與心性學，是儒學宗教精神的依托所在，只有通過溫情與敬意，追尋自我心性之根抵，才能透入心性學的殿堂，具備覺察微異的哲學慧見，如此才能挺立中華文化精神，迎接中華文化的春天。

孔子2559年7月15日[08] 皮介行 寫於江漢之濱

始發：（太極之愛論壇）

<http://www.yiyuanyi.org/bbs/read.php?tid=3790>

建設我們的精神家園

迎接中華文化的春天

 关闭窗口  发表,  查看评论  打印本页

发表日期：2008-8-1 浏览人次：128

版权声明：凡本站文章，均经作者与相关版权人授权发布。任何网站，媒体如欲转载，必须得到原作者及Confucius2000的许可。本站有权利和义务协助作者维护相关权益。